

中华历史通览

清代卷

赵伯陶 著



冷月清風



ZHONGHUA LISHI TONGGLAN

中华历史通览

柴剑虹主编

清代卷

赵伯陶 著

冷月清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月清风/赵伯陶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1

(中华历史通览·清代卷/柴剑虹主编)

ISBN 7-101-02656-7

I.冷…

II.赵…

III.中国—古代史—清代—普及读物

IV.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229 号

书 名 冷月清风

(中华历史通览·清代卷)

作 者 赵伯陶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184 千字 插页 6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656-7/K·1057

定 价 24.00 元

清代服饰



清代琵琶襟马褂

满人的服饰，与传统汉族服饰不同。清代服饰，男子以马褂，女子以旗袍最具代表性。

马褂非常短小，袖子仅及肘部，衣长不过腰部，轻便便利，特别适宜骑马时穿用，所以叫作马褂。马褂有对襟、大襟和缺襟等几种。对襟马褂经常被当作礼服穿用，其中尤以黄马褂最为尊贵，不经皇帝特别赏赐是决不能穿的。马褂在清代十分流行，无论贵贱老少，都常常穿用它。



随皇帝围猎的
扈从大臣穿着
黄马褂

旗袍，是满族妇女中颇为流行的一种长袍。到了民国初年逐渐演变为汉族妇女主要服饰之一，直至今天。清代的旗袍，最初极为宽大，腰身为筒式，后来逐渐变小。旗袍的式样，一般是圆领，右衽，领子有高低两种。袖、衣襟下摆处镶有各色缘边或花边为饰。袍上绣有各种花卉、蝶、蝠等吉祥图案。旗袍有单、夹、棉、皮之分，按季节而不同。袍色一般以浅淡为多。在旗袍外还常会加穿一件马甲，以大襟和琵琶襟式样居多，色彩丰富，成为衣着中主要的装饰部分。



晚清旗袍



穿旗袍马甲的清代妇女

北京城

北京为清朝国都，在其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兴建了不少气度宏伟的建筑物，其中不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辟雍，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位于国子监(全国最高学府)的中心，是清代皇帝在国子监讲学的地方。

康熙三十三年(1694)建成的雍和宫，原本是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居所。雍正死后，曾立其影像在内供奉，部分地方亦供喇嘛诵经之用。乾隆九年(1744)改为喇嘛庙，至今仍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庙。



雍和宫正门牌楼



国子监辟雍(北京)



太庙古柏

北京孔庙，元朝年间建造，清光绪三十年(1904)因为升孔子为大祀，故将大成殿大事扩建。大成殿为孔庙的正殿，殿前的月台，是祭孔的场所。

太庙，原建于明代，清乾隆元年(1736)大加修缮，成为今天的面貌。太庙是明、清两代的皇家祖庙。以众多的古柏著名，皆有数百年的树龄。

孔庙大成殿(北京)



颐和园



佛香阁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是现在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行宫御苑。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是1750年由乾隆建造的。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于1888年挪用海军经费重建，改名颐和园，并长期居住于此。全园有不同形式的建筑三千餘间，其中位于万寿山前山的佛香阁，踞山面水，气势宏伟，是全园的中心建筑，亦为颐和园的标志。

颐和园全景



敕纂图书



《古今图书集成》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与乾隆都曾大规模修书。中国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始修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1723年才最后完成。全书分历象、方輿、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编，共一万卷，五千册。《四库全书》是乾隆时修纂的一部大型丛书，编修时间达十年之久，参与纂修的有三百六十余人之多，总计收录图书三四七〇种；合三万六千餘册。《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有很高文献价值。但清廷在修书时，寓禁于修，将不利于自身统治的图书大量销毁或删削，又撰伪作掺入其中，对古籍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文澜阁(浙江杭州),
收藏了其中一套《四库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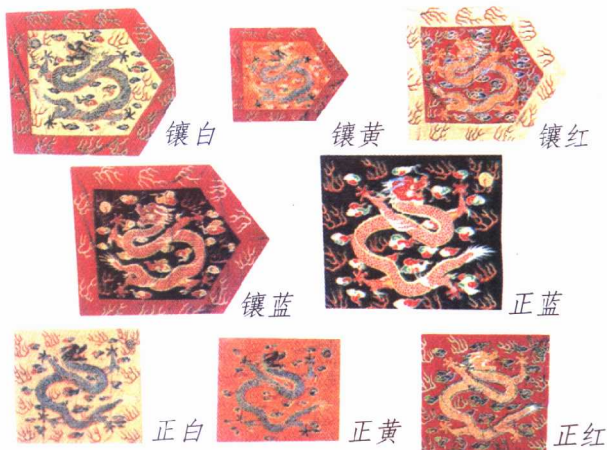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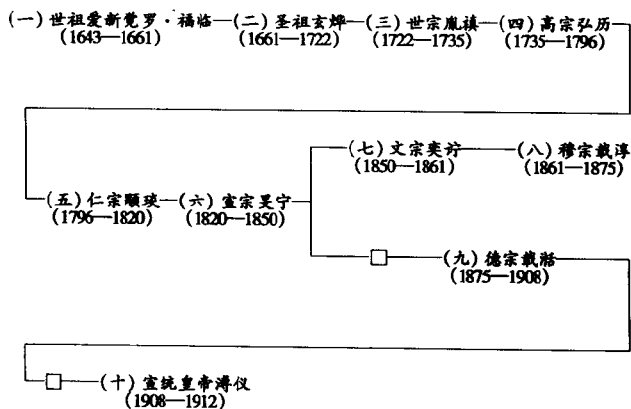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在1601年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其制是每三百女真壮丁编成一牛录作为基本单位，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构成一固山(满语称“旗”为固山)，用不同的旗色加以区分。最初只有黄、蓝、红、白四旗，随着势力的壮大，后来又增设镶黄、镶蓝、镶红、镶白四旗，合为八旗。八旗各有旗主叫固山额真，他们既是军事将领，又是行政长官。努尔哈赤则是八旗的家长 and 最高统帅，各旗旗主都由其子侄担任。八旗制度初创时，是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八旗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但后来职能转变，以军事为主。八旗军遂成为清朝的军事主力。

满洲八旗旗帜



清 帝 系 表



主编的话

当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观看江流,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后人大约受此影响,总爱将历史比喻成“奔腾不息的长河”。可是,这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实在茫无际涯,水深难测。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古到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默默无闻的凡夫,无论是识略过人的史家,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于时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处河岸上冷眼旁观,也不可能腾空在宇宙的万里苍穹之上,透彻地审视古今或准确地预卜未来。中国古代良史有“秉笔直书”的美誉,其实(恕我

直言),他们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传》开篇的写庄公入隧道与姜氏赋诗,《史记》名篇《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灌夫骂座”,都有明显的虚构。几位绝顶聪明的美国学者撰写《世界史》,以尼罗河的沉沙为开场白来追述古代文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模糊史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指出:修史者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可见主观性极强。他颇感慨史学家的动机与效果很难统一,故而“追述远代,代远多伪”、“记编同时,时同多诡”。可见“实录”不易,失真度颇高。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代许多政治家过于强调史籍在政治上的讽谏与借鉴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抑扬、有所增删,他们在记录、开掘历史的同时,又往往掩盖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将历史变得单调而又模糊了。二十多年前,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就曾针对古代正史的弊端写了一首《贺新郎·咏史》词: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撩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馀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这真是一针见血！

宋神宗赵顼在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作序的开头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如果我们撇开政治的功利不谈，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讲，这句话倒可以启示我们认识读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日常生活。既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就不能只反映单调的图像，只折射出一种颜色。历史应该是一面绚丽多彩的宝鉴，历史的借鉴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因此，当初香港中华书局约我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宝库”丛书时，我们很快地达成了这样两点共识：作为雅俗共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一是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如画廊精品般纷陈在读者面前，而避免单一地叙述各朝各代的“阶级斗争史”；二是作者应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画一样，融主观情感色彩于客观图像的描绘之中，不拘泥于历史的成见。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丛书作者们的赞同。理由很简单：历史的图卷本来就不止一个画面、一种色彩。假如去看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画展，面对的仅是千百幅一模一样的《蒙娜丽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动人，我相信观众们也会兴趣索然的。现在，丛书略作修订后改名为“中华历史通览”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在浏览之中领略历史图卷的多姿多采。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在大陆文

史学界成绩斐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学有专攻,在题材的选择上自然会有所侧重,但同时也都尽量注意了广采博览,以力图反映中国古代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至于在写作的风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语言的深入浅出、通俗简洁外,无论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铺叙、描述,还是与此相关的引证、议论,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读一套书,可以领略写史的多种手法,这对读者来讲,恐怕也是不无补益的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这套丛书的内容更完整丰富、形式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可读性及保存价值,香港中华书局编辑曾为“中国历史宝库”配置了许多精彩的图表及简洁的说明文字。承蒙香港中华书局负责人的同意,本书保留了部分图表。对编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的作者与广大读者都是应该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剑虹

二〇〇〇年八月

目 录

引 言·····	1
兴兵七大恨·····	5
八旗贵胄·····	11
柳敬亭说书·····	17
吴三桂与陈圆圆·····	23
遗民风范·····	29
钱谦益与吴伟业·····	35
八股文取士·····	41
皇太后的下嫁·····	49
吴兆骞之怨·····	55
顺治皇帝出家·····	62
康熙除鳌拜·····	68
明太子的劫难·····	74
戴名世冤案·····	80
雍正继统·····	86